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AMY TAN

[美] 谭恩美 著

李军 章力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AMY TAN

（美）谭恩美 著

李军 章力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6-0588

The Joy Luck Club © Amy Tan, 198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福会 /（美）谭恩美（Tan, A.）著；李军，章力译.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35-7050-3

Ⅰ. ①喜… Ⅱ. ①谭… ②李… ③章…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1170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杨芳州
责任编辑　孙嘉琪
执行编辑　李佳星
装帧设计　马晓羽
封面设计　马晓羽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7050-3
定　　价　39.00元

购书咨询：（010）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70500001

母亲	女儿
吴宿愿	吴菁妹（茱恩）
许安梅	罗丝·许·乔丹
江林多	韦弗里·江
莹映·圣克莱尔	丽娜·圣克莱尔

目录

1 **千里鹅毛**

3 吴菁妹：喜福会
32 许安梅：伤疤
41 江林多：红烛
64 莹映·圣克莱尔：月亮娘娘

83 **二十六道凶门**

85 韦弗里·江：游戏规则
100 丽娜·圣克莱尔：隔墙有声
118 罗丝·许·乔丹：一半一半
137 吴菁妹：望女成凤

155 **美国式解读**

157 丽娜·圣克莱尔：饭粒丈夫
179 韦弗里·江：四面八方
204 罗丝·许·乔丹：命里缺木
219 吴菁妹：最佳品质

235 **西天王母**

237 许安梅：喜鹊
269 莹映·圣克莱尔：林间守候
283 江林多：双面人
301 吴菁妹：团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千里鹅毛[1]

老太太记得多年前她在上海花一大笔冤枉钱买的一只天鹅。菜市场的小贩夸耀说，这个家伙原来是只鸭子，但它使劲伸着脖子想变成一只鹅，所以你看它现在长得多美，简直让人舍不得烧了吃。

后来，这个女人和天鹅乘船远渡大洋，一路翘首眺望，去了数千里之外的美国。旅途中，她对天鹅喁喁私语道："在美国，我会生一个正如我一样的女儿，但在那里，没有人会说，她的价值取决于丈夫饭后打着饱嗝的满意程度。在那里，没有人会看不起她，因为我只会让她张口就是完美的美式英语。在那里，她会过得丰衣足食，无暇烦恼。我将把这只天鹅送给她，她会因此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因为这只天鹅超越了人们当初对她的期许。"

可是，当她甫一踏上这片新国土，移民局就把天鹅从她身边强行带走了。她使劲扑腾着双臂想将它留住，却只抓住一根羽毛权当纪念。之后，她不得不填写一大堆表格，忙活得她都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也忘了她舍弃在国内的又是些什么。

如今，这个女人垂垂老矣。她有一个女儿，从小到大只说英语，喝下的可口可乐比她经历过的痛苦多得多。很久以来，这个女人都想把那根天鹅羽毛交给女儿，并告诉她："这根羽毛看似一文不值，却来自遥远的故土，承载着我的一片美意。"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始终等待着有一天能用流利的美式英语把这一切告诉女儿。

---

① "千里鹅毛"在中文里常用来比喻礼物虽然微薄，却含有深厚的情谊。——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吴菁妹 | 喜福会

父亲让我在喜福会麻将桌三缺一的那边，顶替母亲的位置。自从她在两个月前去世以来，麻将桌边的这个座位就一直空着。父亲认为，母亲是让她自己心中的念头给害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还没等她说出口，这个念头已经长得太大，最后崩掉了。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念头。”

据医生说，我母亲死于脑动脉瘤。她喜福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快，像只兔子倏地一下就不见了，身后留下一堆事情。本来，下一次的喜福会聚会轮到母亲做东。

在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她还得意洋洋、底气十足地在电话里对我说：“上次在林多阿姨家聚会时，她煮了一锅红豆汤给大家喝。这次我要做一道黑芝麻羹请她们尝尝。”

“别显摆了。”我说。

“我这可不是显摆。”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几乎就是一样的，但也可能她当时说的是“不同”，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人有一些微妙的表达方式，可以利用含糊的语意，让话语听起来更委婉。对这种根本就搞不清的事情，我从来都记不住。

1949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前两年，母亲发起了一个“旧金山版”的喜福会。就在这一年，我父母拎着一只结结实实的皮箱离开中国，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全是些精美的花式绸缎衣服。直到上船之后，母亲才向父亲解释说，来不及再往里塞其他东西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在一堆滑溜溜的丝绸间使劲翻腾了一气，企图找到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抵达旧金山以后，父亲便让她藏起那些光鲜惹眼的衣服。从此，她就始终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旗袍，直到难民收容会送给她两件别人淘汰下来的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女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里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会的成员是当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的美国女传教士。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便不好意思拒绝进教堂做礼拜的邀请。当然，他们也不能忽视这些老太太们务实的建议，那就是参加每周三晚上的查经班，后来又参加周六早上的唱诗班练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就这样，父母得以认识了许家、江家及圣克莱尔家。母亲能感觉到，这几家的女人们各自都有她们遗留在中国的隐痛，也都对新生活有所憧憬。但是，蹩脚的英语使她

们无法将这种憧憬一吐为快，至少母亲从她们的脸上读出了这种压抑带来的木然。因此，当母亲向她们一提发起喜福会这个想法时，顿时看出她们眼睛滴溜溜地转动起来。

喜福会这个主意得追溯到母亲在桂林时的第一段婚姻，那还是日军攻占桂林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把喜福会当作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所有饭碗都清洗干净，把塑料贴面的饭桌也来回擦拭了两遍，而父亲读着报纸，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的波迈牌香烟[①]，示意我们“不要打扰”的时候，母亲会感觉闲得无聊，于是就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时，她总会取出一箱旧滑雪毛衣，据说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从未谋面的亲戚们寄来的。她会从中拣出一件来，剪开底边，扯出一根曲里拐弯的毛线，再把它缠到一块硬纸板上。当她开始以飞快的节奏一圈一圈缠起线来的时候，她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这么多年，她对我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投下长长的阴影，而这阴影最终也进入了我的生活。

“在还没见到桂林以前，我就在梦里见过那个地方。”母亲说着中文开始了她的故事，“我梦见山峰参差起伏，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河的两岸被神奇的苔藓染得碧绿。峰顶之上，白雾缭绕。如果你能

① Pall Mall 系英美烟草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Group（BAT）生产的香烟品牌，音译为“波迈”，也称“长红”。

顺流而下，吃些苔藓，你就会强壮得可以直攀峰顶。要是滑一跤，也只会跌倒在一床松软的苔藓上，笑笑而已。一旦你登上顶峰，一切都将尽收眼底，你的心将欢畅无比，今生再不会有忧愁烦恼。

“在中国，每个人都梦想去桂林。可是等我真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梦想是多么寒碜，想象是多么贫乏。当我看到桂林群山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笑得都震颤起来：那些山峰活像一个个硕大的煎鱼头，仿佛想蹦出油锅似的。在每一座山的后面，我看到另一条鱼的阴影，还有另一条，接着又一条……随后云朵稍有移动，这些山峦刹那间又变成了朝我缓慢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这种景象吗？山脚下有一些神秘的岩洞，钟乳石从岩洞顶上挂下来，看上去就像是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千姿百态，超乎想象。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那时的丈夫把我和两个小孩带到桂林，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在那里会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等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的一个小房间以后，就独自往西北方向去了重庆。

“尽管报纸上不这样说，但我们知道日本人在打胜仗，朝我们步步进逼。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城里，挤满了人行道，四处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有富人也有穷人，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和各种不同宗教的传教士。当然这其中也有国民党部队和他们那些不可一世的军官。

“这简直就是一锅剩菜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打进中国，这一大堆人杂居在一起，有的是理由打得不可开交呢。你能想象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剃头匠，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谁都有他瞧不起的人。尽管大家都在一条人行道上吐痰，一起拉肚子，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恶臭，但还是觉得别人才更臭。说到我自己？哦，我讨厌那些美国空军大兵，他们说的那些“哈巴，哈巴”的中国话真让我替他们害臊。但最差劲的还是那些北方乡巴佬，直接把鼻涕擤到手上不说，还用这脏手去推搡周围的人，传播腌臜的疾病。

“所以你懂吧，桂林很快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我再也不会爬到顶峰去感慨山峦的秀美了。我心里只想着日本人打到了哪里。我坐在屋子黑暗的角落里，一手抱着一个小孩，双脚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响起，我就和邻居们‘腾’地一下蹦起来，窜到深深的洞穴里像野兽一样藏起来。但一个人无法在黑暗中呆太长时间。那样的话，你会感到内心中的某种东西在一点点地被销蚀，会像一个极度饥饿的人渴求食物一样地渴求光明。我听到外面‘砰！砰！’的轰炸声，然后听到碎石雨点般地落下。而我躲在深洞里，也顾不上欣赏钟乳石花园里的那些花菜和萝卜了。我只能盯着头上这座远古时代的山洞顶壁，它随时可能会砸到我的身上。你能想象这种感觉吗——一个人既不想呆在洞里，也不想呆在洞外，哪儿都不想，恨不能干脆彻底消失？

“所以每当轰炸声渐渐远去，我们就会像刚生下来的小猫崽一样，慢慢摸打滚爬着回到城里去。看到那些冲天火光映照下的山峦居然完好无损，我总觉得不可思议。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夜晚，我想到了喜福会这个主意。那天热得连飞蛾都晕乎乎地落在地上，翅膀上沾着沉重的湿热暑气。到处都充

斥着暑气，没有丝毫新鲜空气。阴沟散发着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直逼入我所在的二层楼窗户，这股恶臭仿佛无处可去，只好一股脑地钻进了我的鼻孔。整整一宿，我都能听到阵阵凄厉的嚎叫，也不知道那是某个农民在宰杀一头逃窜的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痛打一个挡道的半死不活的农民。我没去窗户那里看个究竟。看清了又有什么用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应该找点事情来做，好让自己换换心情。

“我的想法是凑齐四个女人，组一桌麻将。我知道该邀请什么样的女人，她们和我一样年轻，脸上流露出对生活的希望。有一位和我一样，也是军官太太。还有一位是个举止文雅的上海富家小姐，她出逃避难时身上只带了一点点钱。另一位是个南京小姐，我之前从没见过头发像她那么浓密乌黑的。她出身较贫寒，但是长得漂亮可人，嫁得也不赖。她丈夫是个老头，死后的遗产倒是让她过上了好日子。

“每个星期，我们由一个人做东，组织聚会来凑点钱，也提振一下精神。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特别的点心小吃来讨口彩——比如说像银锭子一样的饺子啦，寓意长寿的面条啦，比喻得贵子的煮花生啦，哦，当然了，还有好多象征着美满富裕生活的福橘。

“想想看，以我们当时那点微薄的零花小钱，却能吃上这些精致的食品，是何等幸运！那些饺子多半都是用瓠瓜当馅儿的，橘子上也全是虫眼儿，但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省着吃，还尽量表现得不是不够吃，而是聚会之前早已吃撑了，多一口也吃不下了。我们知道那时很少有人能像我们这样奢侈。我们已经够有福气了。

“填饱了肚子以后，我们就把筹的钱装到一只碗里，放在大家都

能看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麻将桌边坐下来。我的这张麻将桌是从老家搬来的，用一种香气浓郁的红色木料制成，不是你们说的那种黑檀木，而是‘红木’。这种木材太好了，英语里根本都找不到它的名字。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子，把麻将牌扣倒到桌上时，就只会听到那些象牙牌互相碰撞的声音。

“一玩上牌，就没人讲话了，只有在吃牌时才会有人说‘碰！’或者‘吃！’。我们必须全神贯注，都只想着要赢牌，可以多乐呵乐呵。但是打完十六圈之后，我们又要饱饱口福了，这次是为了庆贺我们有苦中作乐的福气。之后，我们就一直通宵达旦地闲聊，讲各种故事，怀念过去的好光景，憧憬将来的好日子。

“哦，那些故事简直太有意思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一个个故事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只差没把我们笑死。一只大公鸡跑进屋里，站在一摞碗上尖叫，但它第二天就变成碗中餐了！还有个故事讲一位小姐，替她的两个朋友写情书，而这两个朋友爱的是同一个男人。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傻乎乎的外国女士在如厕时被附近的爆竹声当场给吓晕了过去。

“有人指责我们不应该每周如此大餐，因为当时城里有好多人饿得都去逮老鼠吃，到后来，连那些最恶心的老鼠吃的垃圾都捡来充饥。还有人认为我们中了邪——我们自己的家庭都损失惨重，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房屋，失去了财产，妻离子散，溃不成家，却还有心思庆贺。人们会说：哼！亏你们还笑得出来！

“其实，我们并不是对这些痛苦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我们也都感

到恐惧，而且各有各的悲伤。但就此感到绝望的话，无非是对已经失去的东西心存幻想，或是在延长难以忍受的折磨。如果你的房子被烧毁了，父母也一起死在里面了，你怎会惦记着要回那房子衣柜里心爱的冬衣呢？当电线杆上悬挂着被炸的支离破碎的人的胳膊和腿，饿狗嘴里叼着嚼了一半的人手满街乱窜的时候，你又怎能忍心去多想这些情景呢？我们在一起时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是整天哭丧着脸，挂着这样一副正确的表情等死，还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更开心，究竟哪个更糟？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聚会，并且假想着每周都是新一年的开始。每周我们都会设法忘记过去遭受的厄运。我们吃吃喝喝，开怀大笑；我们搓搓麻将，有输有赢；我们讲最精彩的故事，这样就没空去想坏事了。每周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有福气的。这个希望也成了我们唯一的喜悦。这就是我们把小聚会称为‘喜福’的原因了。”

母亲通常都会以夸耀自己牌技的方式开心地结束她的故事：“我手气不错，好多次都赢了，她们几个取笑我一定是学了贼门槛。”有时还补充一句，“我赢了好几万呢，但这没能让我发财。真的没有。因为那时钞票已变得不值钱了，甚至连草纸都不如。一想到一张千元‘大钞’都不够擦屁股的，我们笑得就更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童话而已。故事的结局总是在改变。有时候她说她用那不值钱的千元钞票买了半杯米，有时又变成是买了一锅粥，而之后，她又会把稀粥变成两个猪蹄，再之后是六个鸡蛋，六个小鸡之类的……这个故事总是没完没了。

有一天晚上，我恳求母亲给我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她没答应，

于是我生了一个小时的闷气。她对我说："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呢？"之后，她告诉了我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结局。

"有一天早上，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家里找我，"她说，"他要我赶紧到重庆去找我丈夫。我明白他是在叫我逃离桂林。我知道，一旦日本人打到这里，国民党军人和我们这些家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但是叫我怎么走呢？桂林已经不向外地发火车了。那个南京的小姐对我很好，她贿赂了一个人去偷了辆运煤的手推车，她还答应会把迫近的危险转告其他朋友们。

"我打理好行李，把它们和两个小孩一起放到小推车上。在我推着车赶往重庆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不断从我身边经过，不时传来日军在桂林屠城的消息，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前一天，国民党仍坚称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日军入侵桂林当天，满街散落着吹嘘国军大捷的报纸，而这些报纸上遇难的尸体横陈，就像铺在案板上刚被开膛破肚的死鱼一样，男女老少都有。这些人始终没有丧失对国民党军队的希望，却因此丢了性命。当得知这些噩耗时，我不停地加快脚步。我每走一步都会问自己：这些人究竟是愚蠢还是勇敢呢？

"我推车赶往重庆，直到车轮坏了才作罢。一路上，我不得不扔掉了那张精美的红木麻将桌。但那时我已经没心思哭了。我把围巾捆成吊带搭在肩上，身前身后各兜一个孩子。我双手各拎一包行李，一袋是衣物，另一袋是干粮。我提着这些行李，把手都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最后我的手开始流血，滑溜得再也拿不住东西，所以只好把行李

一件件都丢掉了。

“一路上，我看到别人大抵都是这般情形，逐渐放弃了希望。沿途上财宝堆积，越往前走财宝越多，成匹的精美锦缎，成堆的书籍，有古代字画，有做木匠活儿的工具，后来还能看到成箱的小鸭子被丢在路边，由于干渴都叫不出声来了。最后连银壶也被舍弃在路上，可见逃难的人累得实在扛不动了，也觉得今后再没有指望去用它们了。等我终于抵达重庆的时候，已经孑然一身，仅剩身上套了一层又一层的三件花式丝绸衣服了。”

“你说‘孑然一身’是什么意思？”我倒吸了口气。我感到震惊，因为意识到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真的。“那两个小孩后来怎么样了？”

母亲想都没想，她干脆的回答清楚地表明这个故事没有“后来”了：“你爸爸不是我的第一个丈夫。那两个孩子中也没有你。”

今晚的喜福会在许家举行，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第一个看见的人是我父亲。“她终于来了！从来不守时。”父亲对其他人这样宣布。这也是事实。其他人都已经到了，一共是七位六七十岁的老朋友。他们抬起头来看着我，笑我总是拖拖拉拉的，都三十六岁的人了却还像个孩子似的。

我战战兢兢，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情绪。我上一次见到他们，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我当时失声痛哭，几近崩溃。他们这会儿一定在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